

八年十月十日（1919年10月10日）星期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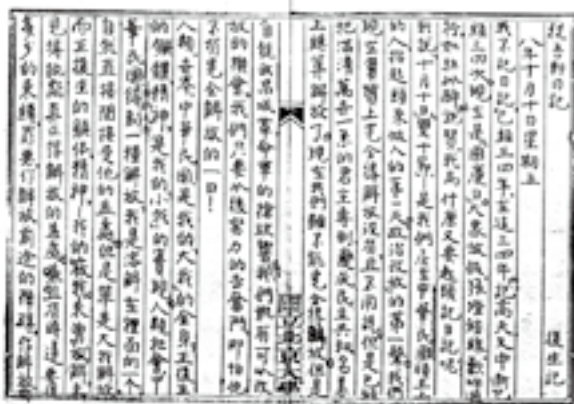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记日记已经三四年，在这三四年内，记上两天又中断，已经三四次。现在是“国庆日”，大家放假，张灯结彩，欢呼游行，如狂似醉的祝贺，我为什么又要起头记日记呢？

我说“十月十日”“双十节”——是我们居在中华民国领土上的人抬起头来做人的第一天，“政治改（注：应为‘解’）放”的第一声。我们现在实质上完全得解放没有，且不用说，但是已经把满清万世一系的君主专制变成民主共和，名义上总算解放了。现在我们虽不能完全得解放，但是自从武昌城革命军的枪炮响后，我们就有可以改（注：应为“解”）放的机会，我们只要以后努力的去奋斗，那（注：应为“哪”）怕他不有完全解放的一日！

人类、世界、中华民国，是我的“大我”的金身，王复生的躯体精神，是我的“小我”的实现。人类社会、中华民国，我的“大我”得到一种解放，我是溶解在里面的一个，自然直接间接受他的益处。但是单是“大我”解放，而王复生的躯体精神——我的“小我”，未曾解放，未见得就能真正得解放的益处，有时还要造多少的束缚、罪恶，作解放前途的障碍，作解放前途的罪人。况且上面既已经说过，我们现在既还不能得完全解放，我们不可不努力奋斗，实现完全解放。我们要实现“大我”的完全解放，不可不先求“小我”的完全解放！

我曾经有过好几次要求“小我”完全解放的企冀、作为，可是意志薄弱，就竟没有做到。是有一次我曾经对我宣言说，我要把我的名字改做复生，取义了凡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，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意思。还在节本明儒学案上写得几句话，就是——“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，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，因更号曰‘复生’”。

现在“小我”没有做到解放，还够得上说完全解放，但是自从改号复生就同武汉革命炮响后，已经有解放的动机，有解放的机会，只要已（注：应为“以”）后努力做去，自可达到解放！完全解放！



王复生日记（局部）

完全解放当以那（注：应为“哪”）一样为目的、方法手段呢？我的“小我”的完全解放的目的就是——解除一切私意恶习，努力于学问、言论、事业，作成有益于身心、家族、社会、国家、世界、人类的工作。方法手段呢？以健忘、欢忤两件事来解除私意，愉悦身心，并努力于学问。

……

故力学也是减少私意忧虑的一个顶好法子。往昔我父亲来信给我“愿我不要忘记曾文正与甥王叶庭书上所说的‘甥初入京，总以勤、俭、敬、信为本’”的几名话语，我也曾本着四个字，作一个“自修提要”。就是——

勤——早起、有恒、严立课程。

俭——勿作无益之消耗，力去奢侈品，勿购不急之物，预定用途以二百元为限。

敬——无事时，涵养此心入于何有之乡，读书时，敬于读书，作事时敬于作事，惩忿窒欲，戒轻谑。

信——戒轻诞，重然诺，少借贷。

现在话也说多了，为什么我要十月十日起做日记呢？就是十月十日，是我们起头做人第一天，又因为“大我”解放，“小我”也要解放，要想“大我”完全解放，应当先使“小我”完全解放，“大我”解放端赖“小我”解放。我且把笔搁下，三呼万岁。

解放万岁！“大我”解放万岁！“小我”解放万岁！

……

## 王复生日记（节选）

一九一九年王复生参加了「五四」爱国运动。在这场斗争中，王复生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。他在日记中写道「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，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」，并特意将名字由「濡廷」改为「复生」。



王复生（1896—1936），云南祥云人，原名“王濡廷”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位发起人之一，第一位云南籍中国共产党党员。